楊全甫諫草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

嘉禮愆期數難升懇乞

聖明亟賜遣官以重

儲配以定群疑事臣惟

皇長子選婚之禮係

國家大典

皇上愼重於數年特舉於一旦中外臣民

罔不懽欣踴躍以為

乾斷既定
巽命已申從此六禮舉行計日可觀矣不
謂遣官一節復見留難該部請之不
報臣科請之亦不報該部催之又不
報臣科催之亦又不報向慮
皇長子清弱今氣體已充不知更復何
慮邇待衆八府報到今報到已久不
知更復何待縱
聖意淵微或自有說然時至事舉決難再

違臣備員該科與聞典禮不得不直
陳於
旒扆之前也夫我
祖宗緣情制禮
國典昭焉
家法垂焉載在
令甲較若畫一
皇上試觀二百年来曾見
聖嗣選婚有愈十六歲者乎今

皇長子過期二載已非舊制奈何剛選之舉猶事徐徐豈以
國典可輕而
家法不足守耶詩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未有違舊章而得免於愆忘者臣謂今日建官之當速爲其關係於
成憲者不可不遵也
王者之言其出如綸其渙若汗言其由小而大一出不反也

皇長子選婚之
命斷自
聖心出自
特旨不但布之所司抑且見之行事矣乃
遷延數月作行作綴若決若疑其於
出綸渙汗之體何如也古人謂天子
無戲言奈何
皇上以
宣諭為戲耶臣謂今日遣官之當速為其

關係於

明旨者不可不信也婚姻人道之始孟軻

氏有言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今

皇長子齒齡日茂豈無寤寐反側之思

皇上篤愛時殷亦豈無佳兒佳婦之願胡

不刻期而成一舉而定則不但可以

樂觀桃夭之化抑亦可以盡協熊夢

之祥
宗廟
社稷靈長之計宜無急於此者臣謂今日
遣官之當速為其關係於
聖僃者不可不重也
九重舉動萬國觀瞻少涉遲回易生疑謗
今淑女待選者無慮數百家夫以一
人之選而令數百家及笄之女守候
歲月緊停媒妁豈能久而不生觖望

由觖望而疑慮滋由疑慮而訛言起
一時洶洶之口至有不忍聞於臣子
不敢言於
皇上者皆此當斷不斷有以啓之耳臣謂
今日遣官之當速爲其關係於人心
者不可不定也大抵禮之所着重者
惟婚婚之所首重者惟時故易以歸
妹爲天地之大義詩以及時歌文王
之聖化當

國家典制大備之
朝值
皇上教化大行之日即
天派之裔舉得奉
明例而登諧伉儷雖帝布之子亦得循
禮教而登樂唱随豈以
皇長子身則
神明之胄配亦
軒墀之儲顧反不獲依時而聯嘉耦哉

此臣愚益有所未解也伏乞
皇上念鉅典之不當稽體至情之不容怠
即
賜遣官亟行例選則前而
祖制後而孫謀上而
皇綸下而輿望豈不盡萃於芳嘉之會而
為
宮府一大快事哉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緣係

嘉禮愆期勢難再緩懇乞
聖明亟賜遣官以重
儲配以定群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初八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貪鄙銓臣被論驟遷大非政體懇
乞
聖明英斷
特賜顯斥以清仕路以快人心事臣惟士
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以當是非
毀譽之交宜聽之公論若巧為彌縫
陽辯陰媚置公論而畧不愧惜是謂
無行以當用舍去留之際宜稟諸成

規若恃有憑藉轉瞬為陟破成規而
莫可誰何是謂無法臣不意清議昭
明之日
朝政畫一之時乃有無行無法如吏部
文選司郎中梅守峻者臣請為
皇上言之臣按守峻生平品格卑污乘情
險譎鄉評士論具所羞稱迨營調銓
司遂以官為市始則藉口調停公然
曲徇請託以行營窟之謀後即借名

請託因而廣納苞苴以遂肥家之計
問其贓寀止巨萬聽其罷喧遍長安
罵柄笑資更僕難悉發奸招尤之說
將誰欺乎幸而吏科左給事中程紹
露章彈劾一時中外人心傳以為快
然猶病其掛一漏萬不能悉諸職狀
俾達
聖聰也乃守峻心計轉粗狡譎百出挾哄
堂官故云則牧留云則留今且聞破

裕推陞為太常寺少卿矣嗟嗟銓政
如斯尚可謂有公道哉臣姑不指臧
私覓汚濫類惟即其被參後蠅營鉆
茍之狀則其可羞者有四其不可解
者有三如聞參具辯護短誇長若面
質亦所不懼者乃一面上疏又一面
轉託相知謝罪於原參之門大意謂
蒙參之事件件心服但不得不一辯
者恐從此無面孔向人也幸望見原

此不可謂行濁言清色厲內荏者與其可羞者一刋剛跡揭遍通縉紳非不似含冤負屈者之所為也乃又令日倩一人馬說其省臣明日倩一人馬說其臺臣不曰事由囑託勢不得已則曰情已窮迫姑容自歸惟恐其彈文之再至也此不可謂昏夜乞哀驕人白日者與其可羞者二君子正大體朗即遲漏不愧豈忌務觀也守

峻不知內省一味尤人明謂疏列諸
狀具得隱微曲折非由中傳胡從外
洩於是狃旋同官日甚一日或因而
謗其傾陷或因而要其遴說以致一
時僚寀翻自無計奔走不遑此何等
景象也其可羞者三君子難進易退
即終日不俟奚遑他恤迺守峻既經
指謫移病求去是矣乃去幾兩及穫
疏則曰去則誠貴但後日誰肯起我

不若還我大參又未幾商及大參則
日外轉亦井但選郎曾無轉大參者
恐後將為例戀戀附轡之意必至於
許推京堂而後已此何等行藏也其
可羞者四臣聞該部舊規凡司官曾
推外任者即
命或不下亦例不掌選且究竟外補守峻
非曾以年例外推者乎胡為乎獨得
掌選又胡為乎獨得內轉耶此一不

可解臣又聞該部舊規凡選即優轉

太常必以六選告峻爲滿間有以五

選得者必其先掌考功曾經大計然

後准減一選以酬前勞不則不爾也

令守峻僅完五選耳且曾無大計之

勞又胡爲乎躐轉太常哉此二不可

解我

朝二百年來設立臺省以糾察官邪爲

第一義未有讒慾多贓而徑不議處

者即使事涉曖昧亦未有不俟公論

已明而遽得超擢者何守峻被參猶

未久也杜門猶未出也乃輒轉貳卿

美秩是言官之疏本係彈章翻成薦

剡使將來再有猶情黷辭如守峻其

人者言官參之是乎不參是乎此三

不可解夫止知乞憐可以倖免即至

於可羞而不羞也將何事不可為而

猶去雅志止知好官可以自為即至

於不可解而必強為之解也將何例
不可變而猶云銓體此推疏未上之
前聞者且惑且疑謂堂官之無主裁
或不至此推疏既上之後見者且嘆
且恨謂小吏之無忌憚無復有天日
矣豈不益以壞法狗私一左驗哉伏
乞
皇上深念百司清濁之機視吏部為的庶
政公私之候以銓法為標亟宜

大奮乾剛將文選司郎中梅守峻
特賜罷斥則所為澄清吏治轉移世風豈
曰小補而大臣圓融體面似姑在所
緩也臣不任激切跂望之至緣係貪
鄙銓臣被論黜遷大非政體懇乞
聖明英斷
特賜顯斥以清仕路以快人心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具題十

三日奉

聖旨梅守峻着擬外任用吏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

大禮

大工奉

旨相湏計時難緩仰祈

欽限責成蚤襄

慶典事臣愚不肖伏蒙

聖恩任使既署掌本垣印務又鑒察

兩宮工程尚於職掌有關皆當先時議

請臣查得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該禮部揆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
緣因皇長子禀質清弱氣體未充況皇
后年在妙冲又屡遘不諱大難故不得
已遲緩以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家國昨
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

日落成皇長子年齡已過期禮已交足爾
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冊立并加
冠禮必候二宮落成之日行朕又思三
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
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於二
宮完日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
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
着出閣講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
崇塞禮部知道欽此夫

冊立冠婚與夫分封出講皆

國家鴻儀鉅典

皇上不但欲一時并舉以葳乎嘉且必俟

二宮落成以昭盛美洋洋

睿思豈復臣下所能仰贊一籌顧臣愚三

復

綸旨一則曰

皇長子齡已過期一則曰少俟

二宮落成夫謂之已過若無容再遲者豈

欲其年過一年也謂之少俟若計日可俟者豈欲其歲俟一歲也况淑女之選中既久而桃夭之芳候將臨且

近查

累朝嘉禮無有不乘春令舉行者今年春令能幾何時也乃工程次第雖在要成尚多未竟加以冬月寒冱強半當停轉盼及春時至事衆將行禮乎而工未完將候工畢而時不待豪勢兩

難當機罔措不知守禮督工諸臣將
何術以仰副
德意矣臣用是不勝私憂過計竊謂舁工
宜預講也
欽限宜叅定也蓋天下事可難可易惟視
人為可速可遲惟從上令臣連日請
各工點檢除木作石作與油漆作之
有㬋墍者雖冬寒無礙營造外至於
泥水固難動也然未完者催丹堊之

鋪砌耳灰漆固難行也然未完者僅
盖面之光漆耳五墨固難施也然未
完者僅外簷之金碧耳誠得
皇上沛然下一
嚴旨責成內外監督備臣凡工不宜停者
令其上緊攢造務在歲裡報竣毋留
為春作之妨工不得不停者令其預
辦細料亦務在歲裡悉完毋致有臨
時之缺一當春和即倍加夫匠督者

畫地分方役者鱗集蟻赴毋互有躭
延毋姑容玩愒大約限来年二三月
之交依期完報夫以子来之衆而加
天語之嚴其弗克告成於不日者臣不信
也當此之時
景運芳菲
宸居清穆即遵旨
聖諭所定諸禮一併舉行庶工不誤禮
不違時在

皇長子
冊立早而
宗廟
社稷之本定
婚媾早而關雎麟趾之慶長在衆
皇長子封者封冠者冠出講者永講者
足以昭
王葉金枝之盛光
祖宗之訓典酬

皇上之訏謨端有待於今日責成之一舉

也伏乞

聖明裁斷臣不任翹延顒望之至緣係

大禮

大工奉

旨相須計時難緩仰祈

欽限責成發襄

慶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感異變時乞

聖明亟悟早圖計安

宗社事臣入科辦事接得陝西巡撫賈待

問揭帖為邉鎮孤懸災兆異常懇乞

聖明預飭文武邉臣脩省戒備以保疆場

以弭

天變事內稱本年八月十八日狄道縣城

東山髙二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

一里其下衝成一溝山南舊有居民耕地忽湧出大小山五坐約高二十餘丈又詢問土民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入聞有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遂有此變又謂虜情叵測乞要

天語申飭邊臣以保疆場以弭

天變等因臣讀之不勝驚駭夫西陲敉降邀功無端啓釁以致醜虜忽叛誓死

報警已入犯者被荼甚慘未入犯者
窺伺有待欺蔽成習而
主不獲聞毒痡于和而
天為示警理或有然而臣猶不敢謂其盡
在是也蓋帝王不拔之業取象山河
而傾頹不振之徵每形崩裂至平地
五山湧出亦罕見聞查惟唐之垂拱
年間有山出於新豐而唐易為周孰
謂陵谷變遷僅僅應在一隅也乎臣

竊視時事堂廉睽隔而泰交已非忠
佞倒置而
國是弗定紀綱法度日見廢弛兵馬錢
糧動稱絀亂事事掣肘皆有旁落倒
持之象而尤釀禍最深召亂甚速則
無如日前所現二事也傳不云乎財
聚民散詩不云乎虐我則讐民亦何
常懷之有哉乃今虎狼之使橫噬難
堪狗鼠之徒肆擾無厭不但無市而

徵稅無洞而色礦且欵人田廬掘人墳墓借事籍沒者有之平空搶奪者有之擅威誅戮者有之緣守令則守令遠嵾撫按則撫按遜勢薰焰灼漸漸并官府代爲竅閫於是不才有司有聯晉交懽因而自潤其橐橐者無恥監司有並心左祖因而仰借其吹噓者以此嗷嗷之衆益無所依賴益無所控訴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人人

懷卑與衆人之心處處皆土崩瓦解
之勢既今不亟與更始臣恐水火之
民有掉臂而去亦將如山之分崩而
不可收拾也草澤之雄且揭竿而起
亦將如山之突出而不可削平也皆
不可知之數也況引伸觸類如君之
與臣男之與女君子之與小人中國
之與夷狄皆有陰陽一定之分上下
不易之位由今山高縣卑地卑縣高

者難測於人事明爲陰欲乘陽下將陵上兆朕不虛將何事不可頌宵旰也且今一歲之中雷火未已而水旱繼之水旱未已而蝗蝻繼之近都市喧傳謂太白經天者復屢屢矣不意秦山又見告也豈非務財用甚小人災害並至之明驗哉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昭君鑒也又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垂臣戒也今日之計

皇上誠不宜以戲豫負
天臣安敢以泄泄負
主用是不避忌諱而且效其無隱之義如
此伏乞
皇上俯察臣愚上謹
天戒亟下
明詔首罷礦稅其庶政之因循者一併撤
刱脩衆庶民心可定姦宄不生
祖宗二百年

金甌之業永永有磐石之匹矣臣不勝
隕越籲祈之至緣係感異憂時乞
聖明亟悟早圖計安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六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西虜殺款邀功召禍最慘朋欺太

甚仰乞

聖明亟行嚴勘

特賜議處以謝生靈以重邊計事臣聞謂

莫大於殺降罪莫重於欺君邊鎮之

於套虜自二月擣巢暨七月入犯其

間殺降欺

君之狀中外臣民人人皆知之人人能道

之所不得聞者獨

陛下耳臣又擬糾發然猶謂地方有按臣

在必能勘實以

聞乃頃閱邸報見巡按御史吳揩一本爲

虜情事內稱訪得虜衆大舉入犯攻

圍堡寨殺傷軍民擄搶人畜兩旬不

爲不久聲聞不爲不遠各該道將意

在隱蔽牌催數次通不報臣等因噫

邊事若此尚可謂有天日哉臣識昧

耳目敢不據所聞為

皇上言之謹按延綏巡撫王見賓總兵趙

夢麟總督尚書李汶皆西陲共事之

臣非本年正月間為套虜會議題欵

得

旨下部者乎據疏稱卜莊等酋畏威悔禍

俛首乞哀貢馬已收罰馬亦進鎖刀

說誓搖伏異常以此觀之其求欵何

如切看彼松山劫掠有何關情肯因

此而遷背約乎又聞各酋自去歲十
一月進馬後該鎮即與撫賞且於各
邊口互開小市交易兩月華夷一家
從此臨邊皆虜帳矣以此觀之其信
欵何如深者脫有心西擾能不遠遯
敢覆此而自待死乎止因總兵趙夢
麟見邊外夷帳星羅夷情貼伏輙謂
奇貨可居遂以掩取之謀動督撫而
見賓也汶也乃亦不勝其邀功之念

於是西行擾亂之名平空而起闔鎮擣巢之舉瘠地而來矣聞此時勇見官兵猶以為樵採相戲及臨帳開刀惟束手就斃其誅戮之易真不啻割几上肉探囊中物前所以蹤操防小豎人人皆獲首功焉甚且殺諸館舁者亦九十餘名殺諸市場者復八十餘級乃駕言踏截大戰盡不欺天罔人之甚夢醉自知名義不正耳目難

欺遂因而大行科歛將營造營派銀三百兩每守備營派銀一百兩每操防營派銀一百兩共得銀六千兩賄要勘官員半跪長安排要希圖內外消同共為掩飾又將首級以上分為率內抽一分貴與買功之人每級得價五十兩文武三衙門均分訖其七分在巢者獎勵又每級逼坳銀二十兩及見營官人等不前幾至激變

當事者又代為調停先以市貨給軍三十兩約候賞功之銀到日全扣還官是二十兩依舊歸帥府矣其剥削無厭又如此至所獲夷畜盡掠入已復散各營變價數萬又其甚小者也以此軍士共誓再有殺虜者如殺其父兄而心灰體解矣自是虜懷必報之怨軍有疾視之心四月以後常有零虜竊掠而各堡惟閉門自保當事

者亦不敢一問良有以也迨七月大舉入犯又有此來專殺將官之說奪麟魂摧膽落歛兵嬰城竟不敢以一矢相加任虜蹂躪任虜焚燒任虜殺掠任虜搬運兩旬之久階州神木一帶堡寨悉被殘破窨燼男婦以千計屠戮老幼以萬計其少壯群驅而去者至不可以數計他如田禾一蹶而平貨物一掃而空又不足道者如此

景象見者傷心聞者酸鼻而督撫諸
臣獨閉目掩耳寂然不一奏報固知
良心已死獨不念有
國法乎且混扯東虜西勦以為嫁禍之
謀又捏報兩船破敵以為掩敗之計
即以巡按御史奏
勅專勘功罪業有別聞猶屢催不報其公
然隱匿又從來所未有着上而侮誑
朝廷下而藐玩憲紀臣不知督撫鎮道果

何所恃而敢於無忌憚至此矣嗟嗟
軍國大計首重安攘況今日之虜款
戰相半其覘望向背之機尤為要緊
使
中國威信名孚無論已款者向化益堅
即未款者皆叩關恐後苟威信一乖
無論方款者携怨相讐即久款者亦
萌疑成二今如延鎮所為明是約自
我敗釁啓我門豈但卜首之禍方未

未已且恐順義之心將謂
中國之信為不足憑兔死狐悲亦情所
必至聞夏開撤田擺邊達子謀欲北
徙是其兆也失今不蚤為區處竊慮
諸邊雲擾之患莫知所終而
九重西顧之憂從茲伊始豈不大可寒心
也哉夫殺降啓釁前之一大罪案也
敢欺
上而報以齊功失事殃民後之一大罪案

也復欺
上而掩其重罪前之欺售而後之欺愈堅
後之罪寬而前之功立叙該督撫鎮
道之計誠巧且神夫彼固自恃錢可
使鬼術可鑽天謂省臺耳目為可塗
謂
朝廷聰明為可蔽錦衣可襜蟒王可腰笑
罵由人唼喋自我竊恐橫亡厲氣必
禍其家

九廟有靈亦必軫念　典章之瀆生而羞
宣告之歷節胥令此誰紛紛得計哉伏乞
勅下該部院責成巡按御史察訪嚴核務
以埶重而并為扶同毋以罪大而尚
為姑息毋專憑造報採紙上之虛文
毋任聽延捱成署中之高閣秉公執
法從實參
聞更碩
宸嚴特加重處以昭遑　臣連年欺罔之戒

是今日安攘之至計也臣忠憤所激
不勝懇切企望之至緣係西陲倏款
邀功召禍最惨朋欺太甚仰乞
聖明亟行嚴勑
特賜議處以謝生靈以重邊計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邊臣大肆奸欺糾摘事事有據懇
祈
聖斷俯檢原疏蚤
賜批發以明公道以服人心事臣於本月
初九日申時具有題本
進呈為西陲殺款邀功召禍最慘朋欺
太甚仰乞
聖明亟行嚴勘

持賜議處以謝生靈以重邊計事內叅延
綏督撫鎮道王見賓等欲降啓釁失
事殃民欺罔鑽蔽種種異常等情候
旨七日未蒙
批發臣竊思之邊彊失機重事也督撫欺
罔重情也
朝廷之上恨壅蔽不得聞要有既聞而
付之不問者安有欲聞而顧肯遲遲
者且往時

留中諸疏或上干

乘輿或內涉

宮闈事各有因人猶易曉今如臣疏乃朝

臣明知之事過抵切臨之奸有何忌

諱亦復見格果曾經

御覽乎抑未經

御覽乎果

聖心別有所察而徐行之乎抑

聖心偶有所為而姑置之乎外庭之疑誠

不可解惟是延鎮諸臣自四月撫巢之後無一日不為撫餙謀亦無一月不為賄賂計臣原㪣謂此輩[illegible]可使鬼術可鑽天要非漫語然亦不[illegible]其遽至此也嗟嗟自

皇上靜攝以來

宮府九閽堂簾萬里

神謀廢斷猶不遂至旁落者獨賴有典章既一線路耳若并此一線斷絕切恐

臣下之忠謀無由上達
主上之聰明無由下濟太阿之柄立見倒
持將來如南詔之喪師亦有不得問
者矣此其有係於臣工觀望
社稷安危之機尤非細故也伏乞
皇上防微慮遠將臣原題參疏
俯檢亟發仍將督撫鎮道等官先行革任
聽勘蓋彼輩扶同欺罔業已打成一
家虎踞鼠鑽牢不可破舊撫臣屢問

愛僅且不以一字報新按臣所委之
道屬所寄之耳目任彼平日術籠威
嚇顛指氣使之人何由直發其奸機
而顯定其罪案臣伏惟
皇上
獨神生靈幸甚臣愚昔緣僻遠臣
六肆奸欺科摘事事有據懇乞
聖斷俯檢原疏發
賜批獲以明公道以服人心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具題

十八日奉

聖旨章疏朕日親覽誰敢壅格這事關邊

機原本留覽就着該科送揭到兵部覆

議來說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疊災示警
天譴可憂乞
亟賜修弭以保
宗社靈長事臣等竊聞天不忘警帝不諱
災我
國家數年之間山川星雷諸變未易縷
指其回祿一災由

北上而

西華而

兩宮而

三殿并今尚寶卧綏諸處凡五見矣

上天示警不為不頻即側身修之猶懼日

晚乃依然泄泄從事在

皇上不聞修省之言在臣下僅進

慰安之疏此寧直諱災且忘其所謂為災

矣得非以數值適然無預

朝廷闕失耶臣固不明占驗之術但逖
稽往牒博採群言有謂君不思道則
火者
皇上十年靜攝
宮府太隔
朝講久癈大臣之
召對不聞言官之匡救不入珠玉爲寶貂
璫漸親長告詰之風開投獻之路
皇上試以此觀好尚道耶非道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國有失禮則火者今

郊

廟重典久不躬親

遣代雖設誰對誰格至於

皇長子

册立冠婚時無可待况

聖斷久定何復遲疑乃舉朝公請之章未

即

批聽甚作所以重主鬯也

皇上試以此觀典禮失耶不失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官非其人則火者夫建
官雖多關臣為重平章國事身係安
危人不肖則辱官員不備則曠職乃
今端揆尸素笑駡自甘推請已煩爰
立未决政本重地覆餗亦足虞矣
皇上試以此觀相道得人耶不得人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正士道消則火者夫
國家設立臺省原藉補闕觸邪然必

上有容直旌諫之禮而後下有批鱗折檻

之忠乃頻年遭貶削而去者

賜環無期應弓旌而來者守株踰歲摧折

若此垂首灰心

皇上試以此觀士氣消耶不消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民傷未瘳則火者今開

礦未已繼以抽稅山川破碎閭巷驚

騷

朝廷所得幾何則小剝奪日甚傾家喪

命控訴無門積怨成讎積讎成叛恐揭竿斬木之變勢不在遠
皇上試以此觀民情傷耶不傷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蔑棄法律則火者蓋法貴持平非以飾怒在昔匹夫抱憤尚干天和邇來或以事外逮人或以律外決罪法官情同首鼠冤氣積於囹圄且有逮而未訊者獄而未釋者螻蟻有命草菅何堪

皇上試以此觀法律棄耶不棄耶則
天意可知也况降災之地尤可繹思盖司
日尚寶監司印綬非
皇上所綰握以示信於天下者乎年來
天戒孔昭不一而足
皇上當對火觧禱之時曾下罪已之
詔採時政之宜明許與天下更始矣乃煨
燼既除闕失如故其於信何在也今
日之災

天意若曰人君不以信為寶亦安用此識

信之所為也夫災與事既相應地與

災又相符天人相與之際豈不可畏

皇上安得視為適然之數不一動念哉董

子有言尚不知變傷敗乃至今火災

由小而大由大而小惓惓不已國愛

而留之之徵也亦怒而去之之徵也

回怒重怒事在今日伏望

聖明審察

傳諭文武百官共加修省應行實事條議
以
聞允乞
據稱臣言
竊惟好尚以肅感格之原
慎典禮以答神人之望重政本之選慶
罷日之司羅礦稅之騷清羅織之獄
如此則幽明昏暢朝野均懽將太和
在宇宙間而

天不轉災為祥者無是理也臣等職掌攸

關義難緘默顧忠款不識忌諱冒犯

宸嚴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疊災示警

天譴可憂乞

亟賜儆弭以保

宗社靈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具題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禮久蒙

聖斷春令屆期仰祈

蚤賜諭行以便欽遵事恭惟

皇上

道重彜倫

謨周啓佑如

皇長子
冊立冠婚諸禮叅久荷
英斷矣近且屡勤
聖諭不日典禮在邇則曰喜事臨近惓惓
注念真有時如不及之意乃頃於舉朝公
請偶一
留中而禮曹再疏亦未蒙
批發臣等展轉思惟莫知所謂豈以業有
成斷臨期自可隨傳隨舉始終無庸臣下

奏
請耶果爾則臣等不能無說盖禮時為大
事豫則立嘗味春宮養德之言桃夭
宜家之詠則知
冊儲
冊妃必當在春令舉行茲歲將臨正惟
其候况淑媛入選婚禮决難愆期而
名號相因
儲禮尤當先舉且并欲加冠

嘉祥輻輳稍或遲延豈不躭誤至於所
需冠服儀物之類既非一局一監之
司亦非一朝一夕之力昨歲雖經該
部題行造辦然因未奉成期率多觀
望此時即中命行事尚恐難齊完不
戒視成其能卒辦乎夫上有不可違
之天時下有不宜緩之人事前有不
敢悖之
綸後有不容違之典禮臣工荷

國厚恩敢於此
宗廟
社稷之計甘蹈違誤而不為懇
請裁伏祈
皇上俞納
亟勑該部擇吉具儀及時并舉庶於
大典有光於
大信無爽而
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培之永永矣臣

等職掌所關不勝惓切候
命之至緣係
大禮久稽
聖諭春令届期仰祈
蚤賜諭行以便欽遵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具題

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楊天只

等謹

題為摘議巡青要務以舒民財以節裡

國計萬一事臣各准奉本衙門關劄據

管巡青除各遵行外案查嘉靖四十

四年該刑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題

憲臣等題前事該戶部覆擬在外各

馬房獸畜及擠乳馬擠乳牛駝騾牛

羊等畜廩費不貲歲終巡青科道會

同本部監督主事查驗[illegible]

其餘應揀退變易者另行試驗出具

事畢覈實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illegible]

世宗皇帝聖旨是這馬匹著[illegible]

數開派鐵檯一應宿辦[illegible]

不必進欽此又查得[illegible]

等衙門給事中[illegible]

覆內一款重掌貼以勵勤[illegible]

巡青科道官出巡查驗分別懲治等因
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欽遵通行在卷隨該臣
等於本年十二月初九日會同户部
山西等清吏司主事楊材等前往壩
大等二十四馬牛羊房等處將見在
駝馬驢騾牛羊等畜逐一查驗得膘
壯馬五百六十一匹駝八隻騾三頭
驢七百五十九頭牛一百九十八隻

馬駒八十六匹羊并羔共二百七十
五隻瘦損馬八十一匹馬駒一匹駝
五隻驢六十七頭牛五十一隻瘦損
羊二十隻除將膘壯者責付各房用
心餧養其瘦損者執役軍人分別作
責聽戶部議覆外臣等竊惟
天閑之費亦甚不貲矣內除供乳供羔
者雖多冒濫之情猶有萬一之用姑
不具論外至於馬驢等畜使用之果

有需於養也或養之真可備乎用也即費亦安足計乎乃今臣等按籍查驗其瘦損者僅存皮骨即肥壯者亦甚公膺私家役使者十九臨點雇覓者強半此無論芻養積歲曾未效有奔走之勞即謂備用一朝亦豈能勝乎馳驅之任昔奉差諸臣題

准揀退變易分別參治良有以也柰何通年積弊牢不可破無一歲不阻格無

一歲不疫癘無一歲不條陳無一歲
不沮格固知城狐社鼠掣肘為常第
茲何時也
國帑空虛
皇上業以計處責司農矣民遭饑饉
皇上業以救濟責撫按矣誠取此無益之
費或存其價於
帑藏或蠲其賦於閭閻則積一分得一
分之用寬一分廣一分之賜其視用

之若泥沙委之填溝壑者不較為得

計乎哉是惟候

聖斷之何如也至於掌貼等官職司典守

雖責有攸歸然弊襲於從來權分於

多制不但法有難盡抑且情有可原

況今歲瘦損無多似應免究大抵政

有弊實然後人有弊端今日欲為牧

務更弦改轍計臣等竊謂與其議人

無寧議政伏乞

勑下户部將壩大二十四馬房事體悉心
酌議是否有裨實用應否另爲變通
從長覆
請施行未必於
國計民生無小補也臣等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緣係摘議巡青要務以舒民財以
仰裨
國計萬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具奏

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楊天民

等謹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以昭勸懲以仰裨

國計事臣等各准奉本衙門劄付接管

巡青所有山東河南并直隸順天等

七府子粒草料錢糧例應歲終查核

分別舉刺夫臣之差僅錢穀之司也

而臣之官則耳目之任也司錢穀自

當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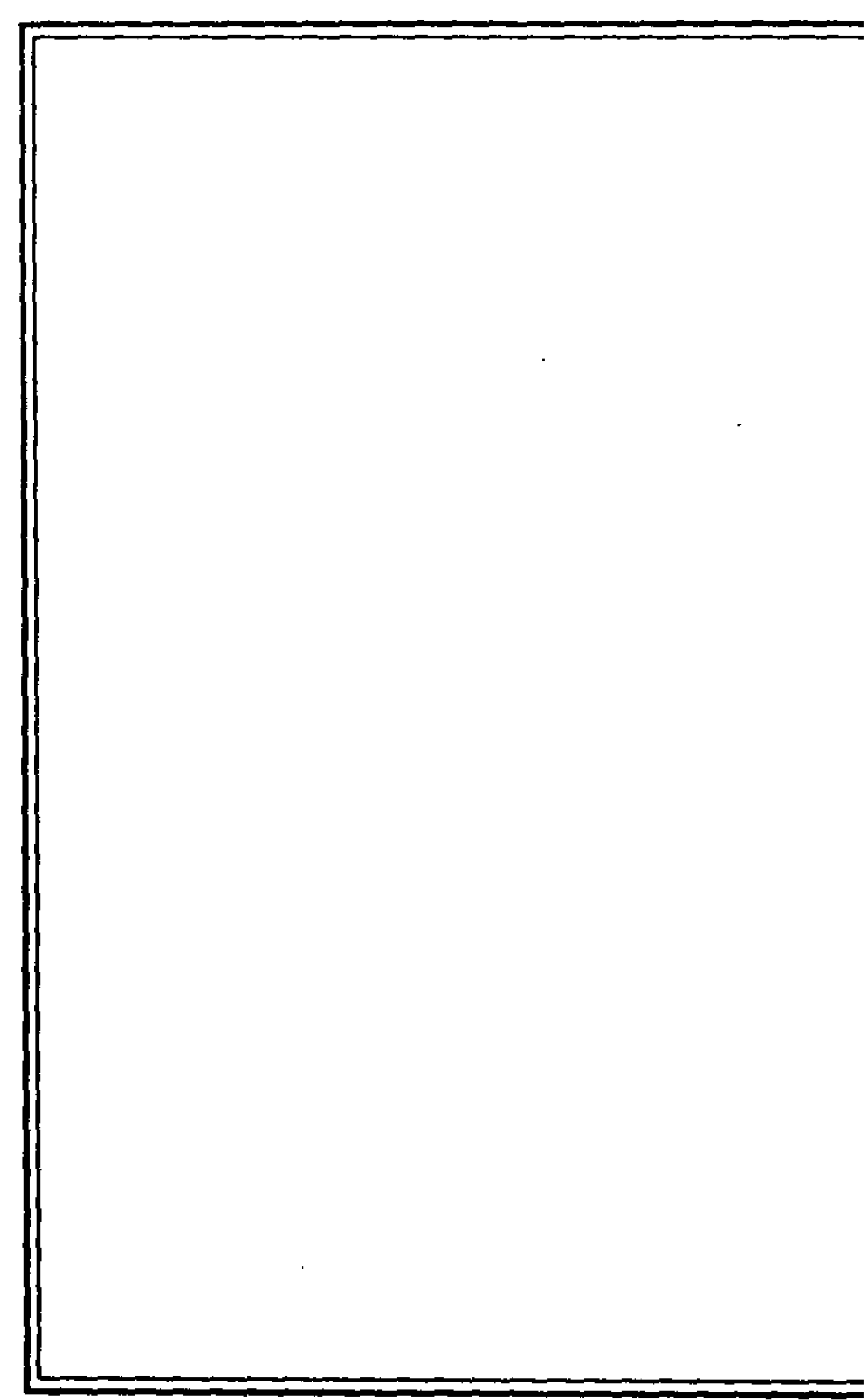
國用計安得不樽盈縮為殿最任耳目并當為激揚計又安得不酌賢否為品題用是臣等參考於二者之間查得歷俸近一年以上錢糧全完賢能茂著者在北直隸則祁州知州黃道亨通州知州高位開州知州臺存道冀州知州楊嘉猷昌平州知州田廓定州知州張鎔景州知州馬朴蓟州知州畢自新霸州知州許從坤易州

知州孫大祚定興縣知縣孝瑾文安
縣知縣岳儲精眞定縣知縣徐天寵
獲鹿縣知縣景昉濬縣知縣張其忠
唐縣知縣楊一桂大城縣知縣任彥
棻獻縣知縣徐鏜博野縣知縣李廷
訓清苑縣知縣張五典邢臺縣知縣
劉九光遵化縣知縣張舜命寧津縣
知縣侯執蒲滑縣知縣趙士吉固安
縣知縣官箴永年縣知縣耿鳴雷東

明縣知縣丘雲摩密雲縣知縣王之鄒任丘縣知縣錢允棨邯鄲縣知縣孟三遷魏縣知縣王道一元氏縣知縣鄭三俊長垣縣知縣張文炫廣平縣知縣徐一驥大名縣知縣高出南宮縣知縣程希道靈壽縣知縣聶世潤新安縣知縣畢如松良鄉縣知縣錢一鶚肥鄉縣知縣曹司宰新城縣知縣張聯芳任縣知縣徐璘無極縣

知縣倪天秩隆平縣知縣楊學詩房
山縣知縣左之龍靜海縣知縣戴大
梘順義縣知縣劉伯綬慶雲縣知縣
周棟保定縣知縣張四聰贊皇縣知
縣李檣安肅縣知縣馬應賓棗强縣
知縣李夢熊沙河縣知縣史與祿饒
陽縣知縣翟耀唐山縣知縣李本盛
新樂縣知縣趙璠高邑縣知縣金四
科南皮縣知縣李正華平鄉縣知縣

陸應鍾行唐縣知縣馬巽衢在山東則德州知州陸敏捷膠州知州汪兆龍寧海州知州姚宗道高唐州知州楊震雷東平州知州劉于唯平度州知州王汝濂濮州知州陳文郁鄒縣知縣王一楨諸城縣知縣顏悦道滋陽縣知縣楊明盛曹縣知縣成伯龍壽光縣知縣高邦佐寧陽縣知縣李沐民東阿縣知縣張光紀金鄉縣知



原缺

悪化縣知縣馮世臣郟城縣知縣王
惟聰棲霞縣知縣張雲霽在河南則
磁州知州顧顯光州知州劉一煜署
裕州事南陽府同知井濟博許州知
州洪啓承鄭州知州俞喬安陽縣知
縣朱冠杞縣知縣潘文嵩縣知縣李
倖蘭陽縣知縣劉亮采長葛縣知縣
朱與翹河内縣知縣袁應泰通許縣
知縣張應昌聲原縣知縣史記言中

爭縣知縣歐學啓寧陵縣知縣車從
衡偃師縣知縣黃元勳確山縣知縣
郭佳鎮商丘縣知縣劉育宜陽縣知
縣何其智洧川縣知縣杜麻永寧縣
知縣姚鉞新蔡縣知縣王一咫息縣
知縣李如松商水縣知縣趙尚忠尉
氏縣知縣阮上卿扶溝縣知縣戴天
德延津縣知縣劉元會西華縣知縣
胡璉郾城縣知縣張仕周汝陽縣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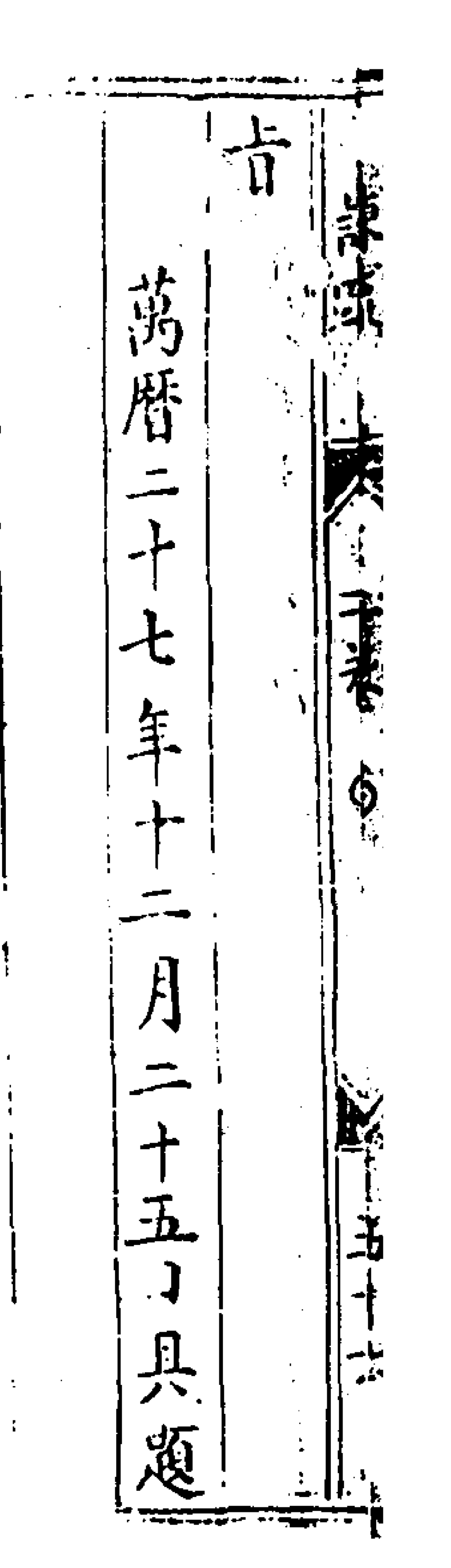
縣范琅臨潁縣知縣羅文俊林縣知
縣孫夢祉孟津縣知縣周南湯陰縣
知縣孫許葉縣知縣馮日望溫縣知
縣袁賦才陳留縣萬邦俊考城縣知
縣王世熙浚縣知縣李天柱柘城縣
知縣王希龍脩武縣知縣越應捷鞏
縣知縣馮運隆鎮平縣知縣李幼勲
遂平縣知縣葉維龍內鄉縣知縣尚
從試以上諸臣品皆全玨政裕鳳麟

理邑如理家勸諭遺乎地利足民
而足國輸將有裨恭
天閑窺豹豈止一斑展驥素推千里明
時卓異漢世循良均當薦揚以備行
取擢用之選者也又查得未完八分
以上武清縣知縣潘大復鄒平縣知
縣王紹徽汲縣知縣王良佐未完六
分以上寶坻縣知縣李如檜以上諸
臣政本廢勤地遺荒歉仰承

明旨方躬拮据以挽流離敢無追乎忽致
蕭條而驅清並縱有虧乎賦額實無
損於官評似應免罰以責績完者也
又查得未完十分除胙城縣知縣雷
雲衢病故獲嘉縣知縣馮元吉改教
虞城縣知縣張志芳轉魯山縣知縣
羅文寶丁憂外如臨邑縣知縣喬應
節并未完六分以上玉田縣知縣周
璧未完四分以上平陰縣知縣徐州

牧滎澤縣知縣蔣成材新鄉縣知縣
竟曾三以上諸臣本玩愒之心數因
循之治臯安無術未聞撫字心勞適
員多端徒見催科政拙持籌有愧曠
職何辭所當分別罰治以警怠玩者
也再照青差薦數原無定額然臣等
頗浮於常之故實非因無限額而有
濫數也良爲今年三省錢糧在在全
完較之往歲不無徑庭且據各司府

所報諸有司賢能狀率多應薦臣等
妄得自為拘拘而使其共有遺賢之嘆
也我伏乞
勅下戶部查臣等舉劾如果不謬酌議覆
請將黃廷亨等轉行吏部紀錄潘大復等
免罰喬應節等分別罰治廢黜[illegible]
昭其於官箴牧政未必無小補矣緣
係循例舉劾有司以昭勸懲以仰裨
國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題